



第10卷第2期

国际期刊

人文教育

探索宗教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
小学里的联系

蒂莫西·林奇

国际人文教育期刊www.thehumanities.com

本书于2013年由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市的Common Ground Publishing LLC出版社首次出版,网址为
www.commongroundpublishing.com

ISSN:2327-0063

© 2013 (单篇论文),作者所有;© 2013 (选编及编辑事宜),Common Ground 出版社。

版权所有。除适用版权法允许的为学习、研究、评论或评述等目的进行的合理使用外,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本作品的任何部分。如需获得许可或其他咨询,请联系 cg-support@commongroundpublishing.com。

《国际人文教育期刊》采用同行评审制度,并辅以严格的标准参照文章排名和定性评论流程,确保只发表最具实质内容和最高意义的学术成果。

探索宗教教育与健康 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 小学里的联系

蒂莫西·林奇,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学校教师和学生是否将宗教教育 (RE) 与健康与体育 (HPE) 的关键学习领域 (KLA) 联系起来。研究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的三所规模不同的天主教小学进行。有观点认为,在天主教教育体系中,健康与体育课程文件与宗教教育课程材料紧密相关 (Lynch 2004)。健康与体育课程的灵性维度在教学大纲中被定义为“超越自我和日常感官理性存在的现象和不寻常事件建立联系的感觉;以及在宇宙中的位置感”(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 26)。健康与体育的三个方面——个人发展;发展体育活动的概念和技能;以及促进个人和社区的健康——都与宗教教育课程密切相关。此外,在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的范畴内,体育与健康教育、户外教育、家政和宗教教育 (RE) 并列 (Macdonald 2003; Macdonald and Glover 1997)。在小学阶段,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是学生和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灵性信仰与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 (Gallagher 1997)。因此,作为“在运动中、通过运动以及关于运动的学习”的 HPE 学习领域,可以为天主教学校提供发展通常与宗教教育 (RE) 学习领域相关的基督教灵性的机会,这合乎逻辑。正如 Buchanan 和 Hyde (2008, 310) 所言,“宗教教育是能够有效解决学习的认知、情感和精神维度之间互补性的一个研究领域”。本研究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探讨如何通过 HPE 学习体验来发展宗教教育 (RE)。

参与者包括来自三所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研究结论表明,在体育课中有效实施高质量、包容性的体育活动,能够增强参与者对体育和健康教育这两个关键学习领域的联系。

关键词:宗教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灵性、小学、天主教教育

介绍

文献和课程文件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课程联系。宗教教育 (RE) 和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学习领域学校。由于基督教灵性信仰与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 (Gallagher 1997), 因此,作为“在运动中、通过运动以及关于运动的学习”的关键学习领域 (KLA) 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提供机会,通过运动、技能和体能来提升基督教灵性,从而彰显上帝的影响力和设计,这合乎逻辑 (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 1993)。虽然天主教会历史上一直支持通过身体活动来增加体验上帝的机会,但直到最近,宗教教育者才开始“关注宗教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Jackson 1990; 引自 Goldburg 2004)。

在探究学校对实践中此类联系的存在和强度所作出的反应时,有必要了解以下几个主要潜在主题的相关性: · 课程联系

- 灵性与健康教育
- 承认天主教教育内部的联系

课程联系

可以说,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 和宗教教育 (RE) 课程文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甚至比其他关键学习领域更为紧密。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 (BCE) 的宗教教育文件旨在促进以福音为导向的社区建设。宗教教育学习成果

该文件指出,宗教教育“由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维度组成,即教育维度和信仰培育维度”(布里斯班天主教区 2003 年,第 1 页)。

教育层面指的是宗教教育课程,通常在课堂上进行;而信仰层面指的是学校社群。学校社群的信仰教育通常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并融入到其他关键学习领域中(Malone and Ryan 1994)。因此,宗教教育

文件和课程材料证明,天主教学校所有关键学习领域和方面都需要高质量的教学。

在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BCE)2003年发布的《1至10年级宗教教育学习成果指南》中,灵性占据着重要地位。该课程文件中,宗教教育的关键学习领域被分为四个部分:圣经;信仰;庆祝与祈祷;以及道德。灵性包含在“庆祝与祈祷”部分中;“灵性在基督教内外都有所体现”(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布里斯班总教区,2003年,第13页)。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文件中,HPE课程的灵性维度在教学大纲中被定义为“与超越自我和通常感官及理性存在的现象和不寻常事件建立联系的感觉;以及在宇宙中的位置感”(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a年,第26页)。HPE的三个方面是:促进个人发展;发展体育活动的概念和技能;促进个人和社区的健康都可以与宗教教育课程联系起来(Lynch 2004)。在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的范畴内,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户外教育、家政和宗教教育并列(Macdonald 2003;Macdonald 和 Glover 1997)。

HPE(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中的“提升个人发展”部分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宗教教育。“在天主教基督教传统中,个人和社会发展着重于终身追求身心健全,成为一个按天主形象所造并为共同福祉做出贡献的人”(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总教区,2003,60)。此外,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认识到健康的各个维度,促进学生的身体、社交、情感、心理和精神成长(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b;Hutton,1999)。

精神和身体发展

身体和精神层面之间的联系,可以从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最近成立的体育与精神研究中心(CSSS)得到证明。

体育运动可以说是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最流行的文化消遣,因此,人们希望该中心的工作能够帮助培养一种强调体育运动的精神、道德和伦理维度重要性的文化(约克圣约翰大学 2007 年,1)。

同样,在澳大利亚文化中,体育往往带有宗教含义(Lynch 2004)。体育作为一种学习媒介与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直接相关,因为它是体育教育课程的合理延伸(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天主教传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强烈支持体育活动能够增加人们体验上帝的机会,其中包括圣保罗、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圣约翰·马可·德·保罗等。

多明我、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宗庇护二世、圣依纳爵、教宗庇护十一世、教宗庇护十二世、教宗保禄六世和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Feeney 1995)。

有人认为,体育活动在培养天主教品质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由格鲁姆(林奇,2004)提出。波士顿学院神学与宗教教育教授托马斯·格鲁姆(2002)指出了天主教的八个独特特征:

- 圣事性意识(在有限中发现无限),

- 社区归属感,

林奇:探索宗教教育、健康和体育教育

- 对人类潜能的认识,
- 认识到人会犯错,
- 对正义的关注,
- 对不幸者的关怀,
- 对传统的尊重,
- 坚信关爱不应有国界。

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鼓励说,“新福传不仅在内容上要新颖,方法上也要新颖”(Tinsey 2002, 11)。多诺万对此进行了阐述:

福音传播意味着将福音带入文化 所有文化。无论是在商业界、工业界、教育界、政治和政府界,还是在宗教界,文化都是任何事业中最必要的决定因素之一。(1990, 115)

教会认识到 HPE 具有传福音的潜力。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设立体育部门时,曾以体育活动为喻,将其视为“教会努力接触信众的新战场”(d Emilio 2004, 10)。

此前,教宗还表示,“教会认可并鼓励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认为它是身体和精神的一种体操”(若望保禄二世 1979, 4)。

他还问道:“这些体育价值观难道不是福音信息的最深切的愿望和要求吗?”(约翰·保罗二世 1980, 10)。

天主教小学通过健康、体育和体育课(HPE)中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运动开展的体育活动,具有与儿童自然游戏结构相契合的优势(Grace 2000)。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早期的体育学习是所有其他学习的基础”(Kealey 1985, 1)。这种契合性已被成功应用于通过“神圣游戏”(Godly Play)方法(Berryman 2009; Hyde 2010)和戏剧(Grainger and Kendall-Seatter 2003)来滋养儿童的精神世界。

对天主教教育内部联系的认识

在天主教教育中,通过健康、体育和体育(HPE)进行灵性发展可能未得到充分重视。卡尔(Carr, 1988)指出,学校很少反思信仰和文化;贝齐纳和威尔逊(Bezzina and Wilson)也认为,天主教学校的课程中价值观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发展(1999)。多诺万(Donovan)指出,我们“有时会被自己的文化所迷惑,以至于堵塞了福音的入口,而福音正是通过这些入口进入我们的生活”(1990, 93)。包括游戏在内的体育活动是儿童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在他们的世界和文化中至关重要。岛袋(Shimabukuro, 1994)也支持通过身体体验发展灵性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教育需要对学生而言是个人化的、体验式的,让耶稣鲜活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也就是说,要让耶稣走进他们的世界。

基督教的灵性维度可以通过体育课(HPE)中的体育活动渗透到学习中,使学生能够将信仰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Lynch 2004; 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 1993)。尽管有人认为体育课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需要学生体验和反思宗教传统和福音价值观(Lynch 2004),但这些经验并未得到清晰的阐述或推广,因此,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学校中,灵性往往仅与宗教教育(RE)这一核心学习领域联系在一起。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是否将 HPE 课程文件与 RE 课程材料联系起来。

研究设计

在建构主义范式下,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方法,更具体地说,运用了符号互动论。为通过捕捉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来建构意义,本研究选择了“评价性”和“多案例研究”的方法(Merriam,1998)。三个案例研究的地点分别为:一所小型公元前小学(学生人数少于200人);一所中型公元前小学(学生人数200-400人);以及一所大型公元前小学(学生人数超过400人)。选择这三个案例研究是为了使其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些特征体现在学校规模(以入学人数衡量)、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

本研究采用三角测量法来确保其可信度,即运用多种视角来阐明意义(Stake,1994)。这些多种视角是通过观察和访谈各类参与者获得的。为了在选定的理论框架内精确呈现细节,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半结构式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反思日志、观察和文件分析。参与者为各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体育教育(HPE)专职教师是主要访谈对象。如果学校没有体育教育专职教师,则访谈体育协调员/体育教育负责人。除了这些主要参与者外,研究还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三位课堂教师代表,分别来自学校的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

每个学校/案例中,对学生参与者进行了三次焦点小组访谈。分别由低年级班级代表、中年级班级代表和高年级班级代表组成一个焦点小组。

最大变异代表性(Glasser 和 Strauss,1967)是指“识别并寻找能够代表研究目标特征最广泛范围的个体”(Merriam, 1998,63)。本研究采用最大变异代表性方法,通过问卷调查,选取了四名对体育活动兴趣较高的学生代表(两男两女)和四名对体育活动兴趣较低的学生代表(两男两女)。问卷调查结果由各焦点小组的班主任确认。由于案例研究一的学校总学生人数不足200人,因此每个样本班级的学生人数较少,难以从中选择学生代表。本研究采用最大变异代表性方法,通过问卷调查,选取了两名对体育活动兴趣较高的学生(一男一女)、两名对体育活动兴趣较低的学生(一男一女)和两名对体育活动兴趣中等的学生(一男一女)(表4)。所有访谈均由研究者本人进行。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解释主义数据分析策略是叙事/描述性分析。每个案例均使用惠灵顿(Wellington,2000)简化的“定性数据分析恒定比较法”(图1)进行分析并加以描述。在每个案例分析的最后,呈现了跨案例分析。

重复相同的分析流程,采用惠灵顿的阶段模型(图1)对案例研究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结果,包括单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和跨案例分析的数据,均以叙述性/描述性报告的形式呈现(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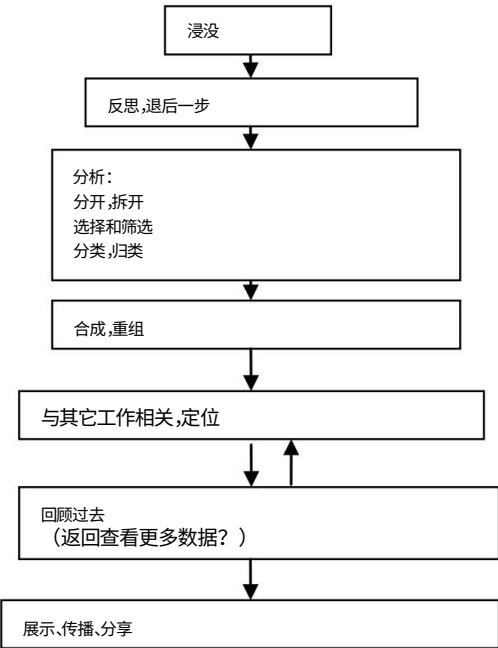


图 1:理解定性数据的总体阶段
资料来源:惠灵顿2000

表1:数据分析流程

第一阶段	使用惠灵顿分析表对每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进行分析。
第二阶段	针对每个案例研究提供叙述性/描述性分析报告。
第三阶段	再次运用惠灵顿的分析表进行跨案例分析。这次分析的是整个故事或故事片段。
第四阶段	为跨案例分析而提供的叙述性/描述性报告。

意义单元被形成、编码,并与其他相似单元进行分类。表2
图示为一份经过编码的半结构化访谈记录副本。

表2:访谈记录编码

访谈记录		编码
我	你觉得宗教课上学到的东西和体育课上的体育活动有联系吗?	福音价值观 宽容和理解 -合作 -验收
P	它告诉我们,你应该友善待人,不要对那些运动能力不如你的人刻薄。 另外,要有风度,不要说“哦,我没赢”,然后闷闷不乐地走开或者对别人恶语相向。	

分析过程形成了审计追踪,如图 2 所示。
针对学生和教师的看法。

分析过程:宗教教育与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有何联系？

第一阶段 数据生成、显示和反映。	
参与者	数据生成策略
学生	问卷 焦点小组访谈 课程观察 反思日志
体育教育专科教师/ 体育教育主管教师	半结构式访谈 课程观察
课堂教师	

第二阶段 数据编码与提炼。从收集的数据中提炼主题。

课程内容丰富 课程衔接 合	个人发展	隐性课程
作与游戏	体育课上发生的事情	可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福音价值观 自尊	- 与他人相处的乐趣 - 偶然的学习	
让学生意识到	包容性问题	- 有计划的规划
	- 考虑 - 领导力	
	-宽容和理解 -接纳	

第三阶段:关键主题的生成。对第二阶段的数据主题进行分类。

福音价值观	- 课程联系	- 包容性活动
- 个人发展方向 - 偶然学习		- 有计划的安排

第四阶段 故事报告及结论

来自三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所有教师参与者和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与宗教教育课程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个人发展模块（教师参与者）以及体育活动中对福音价值观的推广（学生和教师参与者）。教师参与者指出,这种联系往往是在无意识和无意中形成的。高质量的体育活动课程的实施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积极的联系。

图2:通过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分析教师与儿童宗教教育（RE)联系的数据分析说明

伦理问题

在开展这项诠释性研究之前,我们获得了两项伦理许可。一项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伦理许可,该许可要求我们向大学研究项目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方案;另一项是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的伦理许可。此外,为了保护参与者和学校的隐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化名,以确保研究的保密性和匿名性。

研究结果呈现

案例研究概要:一所学校 (学生人数少于200人)

案例研究一:该校没有专职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教师,所有教师都负责HPE课程的三个组成部分。参与研究的教师均为经验丰富的教师,至少有10年的教龄。所有教师均未接受过HPE方面的专业培训,只有一位教师接受过昆士兰州HPE课程大纲的专业发展培训。该校没有HPE的全校课程计划 (WSCP) (见表3),相关概念和技能很少,而且经常重复。案例研究一学校的所有教师都认为HPE与宗教教育课程之间存在联系。

教师们表示,学生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中等,这一点通过观察和焦点小组访谈得到了证实 (表 4)。

凯特 (化名)指出,体育教育课程“通过合作和游戏与宗教教育相结合”,乔迪 (化名)对此表示赞同,并说道:“体育教育和宗教教育之间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学习上的联系,每次都需要顺应这种联系。”凯文 (化名)强烈赞同,并表示:“体育教育和宗教教育之间确实存在联系,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凯文补充说,在他之前的学校,这两个学习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显而易见,因为负责宗教教育的副校长和学校辅导员教授了大量的个人发展课程。高年级的学生也一致认为,他们在体育活动中“运用了福音价值观”。

表3:跨案例数据分析结果汇总

学校健康、体育和体育专家	HPE专家在职培训课程	数量 课堂 教师参与者 在专业发展方面 HPE课程大纲	清楚地知道谁是负责不同分支	负责宗教课程的课堂教师 教育和健康与体育教育 个人的 发展与健康方向	数量 课堂 参与的教师 提供了证据。 HPE (个人的 发展和健康)在书中	所有的学校程序对于 HPE 物理活动
案件学习一	不	不	1		1	不
案件学习二			2		2	
案件学习三		不	2	不	0	不

表4:案例研究学校学生参与者对健康与体育教育兴趣的比较

学校教师对学生体育教育兴趣水平的看法	每个研究方向中接受采访的学生人数	早期数量 多年来,学生参与者最喜欢的 主题是 HPE	数量 最喜欢的科目是 体育与健康教育的中学生参与者	数量 高年级学生参与者中,最喜欢的科目是 HPE	体育教师
案件学习一	中等的	6	0 0% 2	33% 0	不
案件学习二	高的	8	6 75% 3	37.5 % 4	5 0 % 是的
案件学习三	高的	8	0 0% 0	0% 0	0 % 是的

案例研究二总结（学校 :200-400名学生）

案例研究二 :该校的体育课程设计完善且实施到位,师生均认为该课程重要、有益且趣味盎然。学校配备了一名体育教育专科教师,负责体育活动部分,而各班教师则负责健康与个人发展部分（表3）。此外,学校还制定了全校范围的体育活动课程计划。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认为,体育教育专科教师在校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和运动项目,这被视为学校的一大优势。因此,教师们普遍认为学生对体育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也得到了观察和焦点小组访谈的证实（表4）。

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认为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大纲中的个人发展部分与宗教教育课程衔接良好。

在早期,金（化名）发现个人发展与“社会研究和宗教”联系紧密。她在教授“我们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运用福音价值观和情绪状态与他人相处”时,会同时提及宗教教育和个人发展。金使用了《友善的孩子,友善的教室》这本参考书。

(McGrath 和 Francey 1991)协助她教授相关课程。

在中学时期,肖恩（化名）认为,体育课中融入的个人发展与宗教教育课程和福音价值观相关。然而,当被问及这种联系是否存在时,他回答说:“我认为在隐性课程中,确实存在这种联系。但老师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肖恩进一步解释道:

只有真正以宗教为基础,并努力探索如何将宗教教育应用于宗教实践,才能确保人们在规划宗教教育时考虑到这类结果。我认为,如果并非出于规划目的,而是寄希望于天主教学校能自然而然地增添一些精神元素,那么这种做法就显得矫揉造作、流于表面。我认为,必须基于明确的意图,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规划。

高年级学生露西（化名）认为“个人发展似乎与宗教教育的一些目标非常契合”。参与的教师认为,这两个关键学习领域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对他人的关注和同理心。高年级学生参与者则认为,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

体育锻炼环节有助于“让你感觉更好,更爱自己,更有自尊心”。

学生们还表示他们喜欢团队运动,“大家一起合作,团队精神很好,和组员们一起玩耍很有趣”。在案例研究二的学校中,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符合学生的发展阶段,因此该项目深受学生欢迎。

案例研究三总结 (学校:400多名学生)

案例研究三:学校设有一名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 专科教师,主要负责体育活动部分。四位参与研究的教师教学经验各不相同,在过去五年内开始在卑诗省教育体系 (BCE) 任教的教师对HPE课程大纲的内容并不熟悉。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在职培训,并表示缺乏实施该课程的信心。这其中也包括那位体育与健康教育专科教师。此外,低年级教师也没有接受过HPE方面的专业发展培训,学校也没有制定全校范围的HPE课程计划。

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表示,体育课学习区非常有价值,学生似乎也很喜欢体育课的体育活动。然而,学生对核心学习区的兴趣似乎不如教师们认为的那么高 (表4)。

所有教师都认为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和宗教教育课程之间存在联系。艾丽西亚 (化名) 表示,她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以下联系:

有点儿,但他们 (幼儿) 可能需要有人为他们建立这种联系。

我们也经常进行角色扮演,比如在操场上玩耍或者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角色扮演。

比安卡 (化名) 说她“在宗教时期关注个人发展”。

维罗妮卡 (化名) 补充说,个人发展与宗教之间确实存在联系,而且“个人发展是宗教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育专家娜奥米 (化名) 认为,“作为团队成员,在团队中,你会体现各种价值观,你会展现出尊重、合作和领导力”。参与活动的中学和高年级学生认为,他们在宗教教育中学习到的福音价值观与体育教育中的体育活动课程相关。中学和高年级学生认为,在体育教育课上,他们通过“团队合作”来学习合作,并且“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合作”。体贴也被提倡,“我的朋友不太擅长踢足球,所以我给了她几次机会。我教她怎么踢球”。宽容是另一种被体验和提倡的美德,“有两个学龄前儿童,我教他们踢足球”。此外,通过认识到在 HPE 中,有些人在某些活动方面比其他人更出色,可以促进对人类潜能的欣赏和接纳。

正如一位高年级学生所说:“我擅长跆拳道、足球和铅球,但跳高和跳远我不擅长。”通过体育活动这一学习领域,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能够培养学生关爱弱势群体的品质,“它告诉我们,要友善待人,不要对那些运动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恶语相向。”

交叉案例分析总结

来自三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所有教师参与者和大多数学生都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 与宗教教育课程联系起来。教师参与者将宗教教育与HPE课程材料中的个人发展和体育活动部分联系起来。而学生参与者则主要通过体育活动部分来建立联系。那些认为两者联系紧密的学生来自案例研究学校二和三。因此,他们拥有专业的HPE教师,并定期参加HPE体育活动课。

讨论

来自三所BCE案例研究学校的教师参与者一致认为,健康、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课程与宗教教育课程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与文献相符,文献表明HPE学习领域与宗教教育课程紧密相连 (Lynch,2004)。此外,有观点认为,宗教价值观可以融入HPE课程中,尤其适用于热爱运动的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天主教小学学生 (Lynch,2004)。具体而言,参与的课堂教师表示,他们在个人发展模块中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而参与HPE专科教师则认为他们在体育活动模块中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这些模块正是他们各自实施的教学模块。此外,教师们表示,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应该明确阐述这些联系,并有意识地进行规划。这意味着需要在宗教教育课程文件中扩展信仰培育的内容。有观点认为,为教师提供指导和实践建议将有助于提高教学实施的有效性。Carr (1988)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在学校中,信仰和文化很少得到反思。收集到的数据表明,HPE 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需要生活和反思宗教传统和福音价值观 (Lynch 2004),这是宗教教育维度的重要方面;教育和信仰形成。

学生们主要通过宗教教育中的福音价值观和健康与体育教育中的体育活动,将两个学习领域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学生们建立的重要联系,体现了格鲁姆 (2002)提出的天主教品质的发展。孩子们将福音价值观和格鲁姆的品质联系起来,然而矛盾的是,参与调查的教师表示他们并没有明确表达这种联系,一些教师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

在案例研究学校 (案例研究二和三)中,由于配备了专业的体育教师,每周都会定期开展体育活动,学生们分享了更多通过身体活动获得精神体验。他们被分配了更多时间进行体育活动,并有更多机会将信仰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Gallagher 1997)。此外,数据表明,全校健康与体育课程计划提高了学生在校期间获得高质量体验的可能性。这增强了学生的兴趣,并对学生对体育活动和精神联系的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表4)。此外,专业教师与高质量地教授健康与体育的各个方面 (包括精神层面)密切相关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a)。

结论

体育活动和個人发展是儿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每所天主教学校都应该重视健康、体育和個人发展 (HPE),将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途径,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和社会经验,让他们在生活中体验和反思天主教传统和福音价值观 (Lynch 2004)。

昆士兰世俗教育体系认可通过 HPE 进行精神发展,而天主教体系则更加强调通过 HPE 为学生提供教会体验的重要性 (Lynch 2004)。

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支持这种观点,他曾指出体育是“教会努力接触信众的新领域”(d Emilio 2004, 10),并问道:“这些体育价值观难道不是福音信息最深层的愿望和要求吗?”(若望保禄二世 1980, 10)。收集到的数据表明,通过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学习领域在天主教小学开展的体育活动,对于培养格鲁姆 (Groome,2002)提出的八项独特的天主教品质具有巨大潜力 (Lynch 2004)。

福音信息和天主教特质有助于课程衔接,并促进宗教教育和健康与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课程文件中所强调的灵性发展。数据显示,确保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高质量实施,可以充分发挥这一潜力。本研究收集的数据表明,小学若能设立全校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体系并配备专业的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师,则可提高健康与体育教育的质量。

虽然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已积极采取措施,承认信仰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提升基督教灵性,但这似乎仍是一个可以在研究型学校中进一步阐述和发展的领域。所有天主教学校都必须在实践中认识到,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是全面教育、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信仰与儿童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的有力途径。因此,应成功地在宗教教育和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文件中,为学生创造更多提升基督教灵性的机会。

本研究中宗教教育(RE)和健康、体育与健康教育(HPE)课程文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教师和学生实践经验的支持,这使得该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所获得的数据也受到其性质的限制。因此,建议开展一项大规模研究项目,以验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并将其推广至昆士兰州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学校。

参考

- 贝里曼, JW 2009. 《教导敬虔的游戏:如何指导灵性发展》
儿童。丹佛,科罗拉多州:莫尔豪斯教育资源。
- Bezzina, M. 和 Wilson, G. 1999. “重新思考学校中的宗教教育。” 《生命之道》:
宗教教育杂志47 (2): 11-18。
-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布里斯班总教区)。2003年。1至10年级宗教教育。
学习成果。布里斯班: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印刷厂工作人员。
- 卡尔, A. 1988. 《转变的恩典:基督教传统与女性经验》。旧金山:
哈珀。
- 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1993 年。《迈向身心健康 天主教视角下的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7-10 年级)》。
-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
-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与运动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参议院印刷局。
- d Emilio, F. 2004. “宗教成为身心对抗的运动。” 《信使邮报》
8月5日。
- Donovan, V. 1990. 创造中的教会。纽约:Orbis出版社。
- Feeney, R. 1995. 天主教视角下的体育锻炼与运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阿奎那出版社。
按。
- Gallagher, M. 1997. 冲突的符号 信仰与文化导论。伦敦:Darton, Longman and Todd 出版社。
- Glaser, BG 和 Strauss, AL 1967. 扎根理论的发现。芝加哥:Aldine。
- Goldburg, P. 2004. “迈向宗教教育教学的创造性艺术方法。”
宗教教育杂志52 (3): 37-47。
- Grace, D. 2000. “价值观、体育和教育。”基督教教育杂志43 (2): 7-18。
- Grainger, T. 和 Kendall-Seatter, S. 2003. “戏剧与灵性:反思性的联系。”
国际儿童灵性杂志8 (1): 25-32。
- Groome, T. 2002. 是什么使我们成为天主教徒?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 Hutton, D. 1999. “亲身经历,终身学习!”澳大利亚天主教徒7 (1): 18-19。
- 海德, B. 2010. “神圣的游戏滋养儿童的灵性:一个案例研究。”宗教教育
105 (5): 504-518。
- 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5月28日。“致米兰足球队董事和运动员的讲话”
体育的价值。”《罗马观察报》(英文版)583 (22): 4。
- 约翰·保罗二世。1980年11月3日。“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青年运动会参与者的讯息,敦促他们将物质天赋与精神天赋结合起来。”《罗马观察报》(英文版)656 (44): 10。
- Kealey, R. 1985. 天主教学校课程。纽约:国家天主教教育出版社。
协会。
- Lynch, T. 2004. “天主教教育视角下的学校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的重要性。”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51 (2-3): 7-11。
- Macdonald, D. 2003. “课程改革与后现代世界:学校课程改革运动是否过时了?” 《课程研究杂志》35 (2): 139-149。
- Macdonald, D. 和 Glover, S. 1997. “健康与体育教育关键领域的学科边界和课程变革。”课程视角17 (1): 23-30。
- Malone, P. 和 Ryan, M. 1994. 吹响号角:天主教小学宗教教育的规划与教学。悉尼:社会科学出版社。
- McGrath, H. 和 Francey, S. 1991. 友好的孩子,友好的课堂 在课堂上教授社交技能和自信。墨尔本:培生教育出版社。

Merriam, S. 1998.教育中的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应用: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展版。旧金山:Jossey-Bass。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a。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公司。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b。《1至10年级健康与体育教育资源手册》。布里斯班: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公司。

Shimabukuro, G. 1994. “寻找身份认同。” Momentum, 8/9月。

Stake, E. 1994.定性研究手册。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Sage 出版社。

Tinsey, W. 2002. “文化中的福音。”宗教教育杂志50 (3): 1-55。

Wellington, J. 2000.教育研究:当代问题和实用方法。
伦敦:Continuum出版社。

约克圣约翰大学。2007。征稿启事:首届体育与灵性国际会议。约克:体育与灵性研究中心。

关于作者

蒂莫西·林奇博士:蒂姆是莫纳什大学吉普斯兰校区教育学院的高级讲师。他负责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的健康与体育(HPE)学科方向。他拥有十五年的教学经验,曾担任过课堂教师、基础阶段和一年级主任(卡塔尔英语国际学校),并在不同的学校社区和教育系统中担任过健康与体育专科教师。2006年,他因对健康与体育教学的杰出贡献以及在社区推广健康与体育益处而荣获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委员会颁发的特蕾莎·卡尔森奖。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健康与体育、教育学和优质教学实践、终身健康、课程改革、通过体育活动促进所有学生的学习以及小学教育。

国际人文教育期刊

是支持 “人文新方向”知识社区（包括其期刊、丛书、会议和在线社区）的五种主题期刊之一。

本刊探讨人文领域的教与学。人文领域涵盖广泛的教育实践，不仅包括文学、语言和读写能力，有时还延伸至社会研究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事实上，本刊所关注的人文问题也与所有学科领域的学习有着深刻的联系，包括科学和技术学科。

除了传统的学术论文外，本刊还欢迎实践方面的展示，包括课程实践的记录和对这些实践效果的诠释。

这 国际的 《期刊》 人文科学 教育
是一份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

ISSN 2327-0063

